

人民日报

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

邹鲁，字海滨，中国广东大埔县人，革命党人，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著《中国国民党党史》、《回顾录》、《教育与和平》等。

邹

鲁
自述

邹鲁◎著 文明国◎编

1885—1954



人民日报出版社

邹

鲁
自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邹鲁自述 / 邹鲁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15-2031-9

I. ①邹… II. ①邹… III. ①邹鲁(1885 ~ 1945) — 回忆录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738 号

书 名: 邹鲁自述
作 者: 邹 鲁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陈志明
封面设计: 梁 宇 陈淑平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33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9
印 次: 2013年8月 第1版 2013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031-9
定 价: 58.00元

目 录

自序·····	1
凡例·····	3
从家世说到幼年·····	4
私塾教育·····	9
办学与入党·····	18
广州读书与初次革命失败·····	24
民意机关服务·····	32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38
光复广东与北伐·····	44
整顿金融与北上·····	51
国会内的奋斗·····	57
讨袁失败出亡在日本·····	66
洪宪夭折国会再开·····	73
从护法到陈炯明叛变·····	92
在国会争法统与讨陈·····	110
创办广东大学与读校三民主义·····	128

北上侍疾·····	145
西山会议·····	151
中央特别委员会·····	152
环游世界（上）·····	153
环游世界（下）·····	174
编辑党史·····	189
内忧外患·····	201
办理国立中山大学（上）·····	220
办理国立中山大学（下）·····	233
教育改革计划·····	243
团结抗日·····	265
出席世界大学会议及海德堡·····	276
大学五百五十周年纪念会·····	276
发动抗建·····	290
返校主持·····	304
质问国际联盟·····	316
武汉沦陷前漫游四川宣传·····	326
因职因病四辞中大校长·····	338
欧战发生后著《旧游新感》·····	354
附录：追忆我的慈母·····	365
战祸酷烈提供永久和平原则·····	370
内政外交之新局·····	383
乡居生活·····	398
内外艰苦奋斗中完成抗战胜利·····	407
编后记·····	453

自序

民国二十几年春，某杂志数次托人要我作自传，我答应了他，因为精神不好，就没有执笔。自从有了这种诺言，遂不免有时回想到往年的事实，渐渐的成了段落。去年秋天以后，就一段一段的记出来，记到本年春初，把我三十岁以前的事实，大致都记起来了；到了秋初，又把我在编辑党史以前的事实，也记起来了。因为太长，杂志不好登载，就把它单独出版。因为要出版，就不得不要有序言；而序言一时无从做起，遂拿我四十三岁生辰诗，写在下面来替代：

天空星球恒河沙，地球特为其中一。地球生物几万千，人类杂在其中出，地球已小况人类。人类既有千古横九洲，我身处此不啻沧海之一区。呱呱坠地纵百岁，如云如烟如电逝。我今春秋四十三，渺乎少小安足计！但念已生天地灵为人，便须顶天立地永存真。夺取造化福万物，形有生灭神无沦。一身几欲撑天地，百岁应成不坏身。眼

自
序

前富贵皆泡影，赤去赤来何所幸？眼前险阻甘如饴，动心忍性益猛省。忆我生时境实辛，父母忍饥冻鞠育乃成人。少年学书质钝无所得，弱冠拔剑仗义不帝秦。几经挫败遭放逐，屡仆屡起改造国家权归民。方谓国民从此登衽席，何期年来螭螳□□昔！敢云双手挽乾坤，饥溺为怀鄙饱温。立身行己无他道，返我初生为人之元元。当兹四十有三初度日，有动于中为长言。一沓虽云小，百岁虽云促，暴弃敢自甘，致为人类辱，努力猛向前，日新毋自足。求为人类发异芒，天地同庆日月光，庶无负乎天地生我父母育我之佳祥，亦安乎我之为我之天良。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一日

作者自序于重庆复兴居

凡 例

一、本书专记载本人直接有关之事，间接者从略。

二、凡规模较大之事，余只任一部分时，则所言只限于与余有关之事件（例如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只述及《可报》；广东北伐军，只述及兵站总监事）。

三、照例人名称呼，史用名，普通用号。本书概用名者，因民国以来，名号多相混；且书中人名多忘其号，故一律用名。

四、蒋主席及林故主席，则称先生而不名。

五、某一事有关人名，大多数不能追忆者，则从略（例如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陆军小学学生曾有数十人，同至香港泰记加盟，因名册遗失，不能列举，前年李仙根先生告知，渠即其中之一，而渠能记忆者，亦只有陈济棠、邓演达二位，若举少漏多，反失真相，不如从略，其余类推）。

六、本书全凭记忆，遗漏甚多，人名年月尤甚，深盼当时同志同事，惠予补订。

凡
例

从家世说到幼年

我的家世，简单说来，是个为民族而艰苦奋斗的。这于我影响很大。

我的先世原居安徽当涂，唐贞元间，搬到江西南昌。后来又搬到福建，分居邵武郡属，在泰宁者较多。宋宁宗时，有一位应龙公，别字景初，在庆元二年中了状元，官做到资政殿学士。年老乞休，搬到长汀居住。因为有功德于民，于是地方人士，都立庙塑像以祀之。宋末元兵南下，我祖先不肯屈服，遂由福建拥护宋朝到了广东。当时传说这位应龙公，常常显灵，沿途保佑拥宋南迁的人民。因此闽粤交界各处，普遍建立邹公庙，并且尊为广佑圣主，好像各地崇拜关羽、岳飞一样。大埔印山上，就有一所邹公庙，现在还是香火很盛。

由闽迁粤后，我的祖先初居清溪社蕉坑，继居岌头，嗣又分居于白垵的旧寨，最后卜居于县城的儒学内。其余支派，散居各地。这一批同是拥宋南迁的人，所以先居南方的人，就称这部分人为客家，亦称为客人，就是先来的自认为主人

而对于后来的当做客人的意义。客人因为痛心宋室沦亡，以“读书耕田莫做官”，相诫子孙。虽然经过明朝一代，汉族重光，但接着又是满清入据中国，因此我的先代宦游者很少，大都信守不仕异主的遗训。我的祖父是个商人，我的父亲是个缝工兼做生意。

父亲名应森，别字石寿，是个独子。他的幼年时候，祖父不幸逝世，遂成为孤儿，全赖祖母抚养长大。洪杨之役，县遭兵燹，家产一扫而空，我父亲只有一顶破帐子，当做被盖，过了一个冬天。同时一天三餐，有时少吃一顿，有时少吃两顿，但他却处之泰然。到我解事的时候，还不时听见他提起“橄榄”餐和“舂杵”餐（注：橄榄两头小中间大，譬如每天只吃一顿中饭；舂杵两头大中间小，譬如每天只吃早晚两顿。）的故事，来安慰我，鼓励我。接着县城又遭水灾，把我们房屋冲毁，剩下只有东歪西倒的破屋两间。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县城里姓邹的只有我们一家。我本来有一个哥哥，不幸夭折了。因此父母对我格外宠爱，就在本县溪口观世音菩萨处上了契，叫做澄生，所以在小时候便叫我阿澄。我的家庭除父母和我外，没有伯叔诸姑，没有兄弟姊妹；虽然有一个堂伯母，但当我会走路和说话的时候，已逝世了。这种情形，一方面使我体会到仁爱的真义，另一方面养成我独立奋斗的精神。

我的父亲在县城里柳树街开了一间裁缝铺，因为入不敷出，所以兼营小本生意。每五日到离家约三四十里的福建永定县下洋圩一次，贩卖东西。但是自我出世以后，因为照料我，不但停止做生意，就是裁缝铺也搬到家里来了。

我的母亲姓木，性情和蔼，勤俭耐劳。家中除父亲外，没有一个帮忙的人，因此事无大小，都由她一人承担。像我这种家庭，依照本地风俗，她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东方发白，她就起床，接着挑水，洗涤饮食用具，烧早饭，喂牲畜；早饭后，到城外山上割草，做燃料；太阳将要正午，接着准备午饭；午饭后，到溪边洗衣服，然后到菜园铲草施肥浇水；黄昏时候，又回到厨房里料理晚饭；晚饭后，预备父亲和我的洗涤；等到一切做完，就点起灯来，或补缀衣服，或做鞋袜，或准备牲畜明日的饲料，或督促我读书。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弄得井井有条，减轻了父亲的职务，使他能够安心向外经营。

我的家境尽管贫穷，我的父母尽管辛苦，但是他们钟爱我的程度，并不因这种逆境而稍减。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感受到没有适当的文字可以来形容。我记得幼年的衣食住，父母总设法照顾得非常周到，不使我微弱的心灵上，产生丝毫不快或羡慕邻家儿童的印象。

虽然我的父母这样爱护我，但并不是溺爱和姑息。自从哥哥去世后，他们只剩了我一个儿子，所以把一切的期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因此除费尽整个精力来爱护我之外，又小心督导。一举一动，都含有教育的意义。

不说别的，自从我会走以后，我的母亲有了空闲，从不同我到热闹的地方去，却常常引我到隔壁的孔子庙玩耍。大埔县的孔子庙，除了收获时有人晒谷外，平时很少人迹。年长时每去走一趟，即深感到它的庄严伟大，神志为之安闲。小时候常在那儿耍，不知不觉中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母亲又把她所知道关于圣贤豪杰的故事，讲给我听，勉励我效法圣贤

豪杰；并且常说做圣贤豪杰，并不是一桩难事，只要好好读书敦品。这种环境，这种言论，不时灌输到我脑筋里。我毫无疑问地接受，觉得只要好好读书敦品，并不难成为圣贤豪杰。如是我的读书敦品的欲望，可说由此启发了。

我还很清楚的记得一桩事情。有一次，我和邻家的小孩们在玩耍，我有一件东西，被他们弄坏了。我要他们赔，他们不答应，于是争闹起来。刚好我的母亲来找我，我就哭奔到母亲的怀里，希望她帮我向邻儿索赔。不料她抱了我大哭，说道：“阿澄，你这样真使我伤心！我希望你要做圣贤豪杰，圣贤豪杰是这样的吗？你要是爱母亲，就得听母亲的话，长大了读书立志成人，不要因小小的事情，和别人争闹。”我大为感动，从此以后，我非常谨慎，不敢再和小朋友们作无谓的争执。

我的父母固然无时不鼓励我读书，但是还教我怎样做人，因此洒扫应对进退的一切事情，样样指导我做。过节过年祭祀喜庆等，都叫我去做应预备的事；甚至修理房屋，种菜饲畜，我也插在里面。他们看见我勤劳，就是做错了，并不加责备，随时细心纠正。回想起来，必定有许多时候，反而添加了他们的麻烦，但因此我样样事情都能晓得。孔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恰好用得着。

我见母亲每逢有店里的伙计或工人来收账款，父亲无论如何忙碌，总丢开手边的事，有钱的时候，当然立刻给他，如若没有钱，也坦白地告诉他，并且约定什么时候再来取。父亲这种急切应付的态度，引起我的疑问。父亲说：“伙计出门后，店主总希望他早些回去。假使过于迟缓，不但害他回去受责，甚至还有被辞去职务的危险。所以我总尽先应付他免他受累。”

后来我才晓得这是惠而不费的方法，以后对于我处世为人受益不浅。

到了七岁的时候，记得我在家里，就常常有正式的职务，帮父母煮饭买菜了。因为家里人手很少，每天早晨起床以后，照例是我的母亲煮饭，父亲出去买菜。如果母亲有事出外，便由父亲煮饭，我去买菜。如果父母都因事外出，那么煮饭买菜的事，我就不得不包揽下来。有一天早上，我出去买豆腐，看见店门口摆了许多豆腐，我就问道：“你们的豆腐是不是没有天亮就起来做的？”店伙答：“是的。”我道：“你们这样勤劳，一定可赚很多钱了。”店伙又答：“我们能够得个温饱便是好事，哪里说得上赚很多钱。”于是我心里生了一种感触：世间有些人整日劳苦，做事非常努力，而结果只供个人自己的温饱，甚至有的温饱也不可得；有些人用力很少，而收效反大，不但个人生活安适，社会也蒙受其利，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寻思了一会，恍然悟到我父母所告诉我的圣贤豪杰故事，了解这完全是由于有没有受过好教育的原因。基于这个自我的警觉，我的读书欲就更强了。

父母既然期望我做人，更诱导我喜欢读书；而父亲又常常对母亲说：“我年轻时没有好好读书，所以一生辛苦。无论如何，总要使阿澄读书，然后他才能够向上做人。”那么我应该很早就读书了。然而邻近的私塾，在我六岁的时候曾经去过，都因为我家贫穷，恐怕无力缴纳学费，不肯收容。父母又因为我年纪小，放心不下，不愿意让我独自去较远的私塾去，因此入学问题，直到我八岁，可以单独往离家较远的地方去，才获得解决。

私塾教育

我八岁启蒙，先生姓饶名资泉。因为我很小时，就想读书，但是到八岁才达到入塾的目的，所以不敢懈怠。虽然资质很钝，却终日勤读不辍。先生见我不偷懒，就是有时背不出书，也从宽责备。我并不因这种待遇，就存侥幸的心理，仍是战战兢兢，终年如一。甚至在睡觉时，也做梦读书，尤其常常被背不出书的梦所惊醒。这种梦境，直到现在还常常发生，不过所读的书，因时不同罢了。我在这家私塾继续三年，读完了《四书》，听讲了上论下论，读讲过一些古文时文和《千家诗》一部，并且能做短文。

十一岁时，我改进另一家私塾，塾师姓彭名祖佩。他教书很严，但是很喜欢我。在这个私塾，继续读了四年。因为教授法的不同，只读完《孟子》、《诗经》、《易经》、《礼记》、唐诗及试帖诗；至于古文时文，也随班诵读；八股文却能完篇，并已学做古文。

在这四年里我所得到的最大益处，就是彭先生的教授法。

他规定每天所讲的书，第二天就要我们回讲。在开始这种课程以前，他先叫我们提出不了解的地方问他。回讲得不好，责备是很严厉的。那时的同学，比我年岁大的也有，比我多读书的也有，但是彭先生却指定各同学有不懂的地方先问我，我不能解释时再问他。因此在先生未到之前，同学都一一问我，而我得到这种荣誉的职务，听书特别用心，唯恐怕不能答复同学的疑问。这样，无论在学识上和讲话的技术上，都使我得到许多进步。

彭先生固然很严，而我父母的督导也无时或懈，尤其是我的母亲，每天从私塾里回来的时候，知道我功课好，就非常喜欢；否则满面忧容，并且说：“爸爸这样辛苦，只因为幼时没有认真读书；而现在愿意吃苦，就是希望你读书。怎样你还可以不好好读书吗？”有时她把攒节下来的几分钱，任何地方都不愿化费，却买了糖果或其他东西来鼓励我。

客家人不屈服于异族之下的精神，幼时是常听见的；而父亲还把太平天国经过的情形，详细告诉我，并且说明洪杨的宗旨就是推翻异族的统治。有一次，塾师出了一个“鲁仲连义不帝秦论”的课题，我的文章开宗明义就说：“秦，西戎之国也，异类之人也。”先生看过，吃了一惊，私下叫我去说道：“本朝皇帝是满州人，你这种文章是可以兴文字狱的，以后要谨慎些。”我听了为之悚然！

十四岁那年，我曾参加县考。第一场时，我除做完自己的卷子外，还代人做了二卷，来津贴考试的用费。第二场时，我首先交卷，县知事适在座，见我年纪小而交卷早，便叫我去，问我愿意不愿意多做一篇起讲，我立刻答应。他出了一个“后

生可畏”的题目，叫我就坐在他侧旁的小座位上去做。我完篇后送给他，才见他怀疑的态度消灭，而频频点头道：“的确后生可畏。”

可惜那年夏天，彭先生到江西去，我就停了学。未几彭先生写信给我的父亲说：“……阿澄稟赋，虽不过敏，但极勤谨，异日必能成器，万不可辍学。……”因此父亲更注意我的读书问题，过年后就叫我随饶史庭先生读书。饶先生兼懂医理，他知道我的家境贫穷，除了讲授《春秋》、《左传》、古文、时文、试帖诗等外，还教我和他的儿子及另外二位同学读医书。但是我读了不久，因为我的母亲生病，跟着我自己也生病，功课落后了许多，为了要补课，只能终止学医。在这时期中，我觉得《左传》的论人论事和外交军事，都写得痛快无伦，所以非常喜欢，但是结果却没有读完。

那时，我自己觉得天资鲁钝，事业进步迟缓，而希望有所警惕，就改名曰“鲁”。饶先生不明白我的意思，问我是不是以孔子自况。我惶恐答道：“某何敢以孔子自况！因为天资鲁钝，从实取名，所以名鲁。”先生喜欢：“很好，‘参也鲁’，‘舆也鲁’，我虽不是孔子，却期望你做曾参。”随后，饶先生用海滨二字给我做别号，益见先生对我的厚望。

义和团事件发生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当时在朝的人提倡，在野的人附和，报纸上还天天发表打胜仗的消息，好像符咒矛刀真能压倒枪炮似的。县署后面有许多松树，松荫下建了一座不盈方丈的伯公祠。这是人迹罕到的地方，我常和三数同学，在那儿谈古说今。义和团是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并且多数以为义和团会打败联军的，而我独执异议。及至义和团失败，各

同学来问我怎样有这种先见之明？我说：“道理是很浅显的。张角张鲁不能得志于戈矛时代，难道义和团会得志于枪炮时代吗？”因为那时同学们很喜欢看《三国演义》，所以引用了该书的事来答复他。

那天秋天，发生了一件使我抱憾终天的事，就是母亲久病之后，没有得到好的调养，身体日渐衰弱，到了七月十四日下午，竟溘然长逝了！音容宛在，色笑长违，风木之悲，宁有终极！

家里遭遇到这样不幸的一件大事，家境更要艰难困苦，这自不待言。但是父亲对于我的读书，并不因为艰难困苦而有所疏忽。他为了母亲的丧事，负担了一笔债，要维持信用，不得不增加额外的工作。我很想帮助他，但是他阻止我道：“你的责任是读书。每天做工所得，至多不过一百几十文钱；我不想多这一百几十文钱，而妨碍你的学业。”于是我对于学业，格外用心，格外努力。

我出世的破屋，在八岁的时候，曾经由父亲翻造过，因为费用不够，借了一百余元，不得不典出一部分来还债，只保留两间做卧室。那年，我为便于论学论交起见，就向隔壁的本族试馆，借了一间做书房。这间房子虽小，但布置得相当整洁。一般在城读书和由乡进城的朋友，不期然而然的时候来聚谈，竟成为县中不可多得的交换知识地方。

翌年，我改进了一家大馆，塾师姓张名竹士。他除补讲《大学》、《中庸》和《左传》外，还讲授《周礼》历史及经世之文。在这些科目中，我对于《周礼》，获益最多；因为除制度外，各家还有许多批评，可以明了历朝政制。但是我却不以此等科目为满足，另外自己用功，看完一部父亲奖给我的蝇头小字的